

名家有约

你现在后悔了吗?

——中篇小说《后遗症》创作谈

熊湘鄂

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,我接触过不少各层级表彰的见义勇为英雄人物,包括上世纪90年代曾轰动全国的英雄战士徐洪刚,也是我同一个部队曾朝夕相处的战友。终身拥有光环的自不必说,对于并没有因见义勇为在现实生活中受惠的英雄人物,特别是那些因此还饱受身心或生活后遗症伤害的平凡个体,大家除津津乐道当时的英勇情结,聊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:当年做过的事,你现在后悔了吗?

答案可谓五花八门:有的豪气干云,说此生无悔;有的面露无奈,说当时不过一时冲动,现在后悔也迟了;还有的说,我真是肠子都悔青——小说《后遗症》主人公莫厚实的原形老邵曾亲口对我说,现在回想起来,我就一个货真价实的“憨宝”。

“憨宝”是江汉平原的方言,傻子和蠢货的意思。老邵来我办公室反映诉求的那个早晨,拿出一张他父亲坟墓的照片,指着照片中墓碑上他的化名问我,你说我不是憨宝?为救一个直到现在都不知长啥样的陌生人,这辈子把自己的姓名都给弄没了。过一会儿,老邵又指着自已秃头上的疤痕,说现在在我的脑壳逢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,那是当年被歹徒一闷棍打倒后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……

大半个上午,老邵都在絮絮叨叨,讲述20多年前那次见义勇为给他此生带来诸多

生活上的困境和难题。他的这种喋喋不休和啰里啰嗦,在我和同事看来,似乎也成了他另一种形式的后遗症。当然,尽管他的叙述内容不断重复,尽管他的言语杂乱琐碎,但我还是耐住性子倾听,因为我明确告诉我所在部门无职也无法帮助他解决任何诉求,只能把倾听当作对英雄行为表达敬意仅存的一种方式。他说,早知道会把自己好端端的日子过成今天这个球样,当年打死他他也不会去干那件“憨宝”事。

本来我可以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的,你说是不是?每隔一会儿,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蹦出这句话。

后来,老邵又到我们单位来过好几次,每次张嘴就是“我现在后悔死了”之类的话。再后来,他来得少了,我也便渐渐忘了此事。大约一年后,我赴韩国工作。有一次我和韩国朋友在餐厅吃饭,邻桌一个韩国人和我朋友打过招呼后离开时,弯下腰朝我们鞠了个躬。就在那一刻,我突然想起老邵——他最后一次走出我办公室时,也是回过头来朝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——并非关于解决他诉求的拜托,而是出于他在生活中待人本能的一种礼节或姿态。韩国人相互鞠躬行礼是社交常态,而像老邵那样的人生处处充满麻烦和障碍,基本生活尚且朝不保夕,竟然还保持这种文明而优雅的举止?继而想想,我对他挂在嘴边的那句“我现在后悔死

了”由此生疑:他真为当年做过的“憨宝”事后悔吗?一个在困境中还能始终给予他人足够尊重与理解的英雄,他会真正舍弃自己骨子里的那份正义与善良吗?

我想不会——小说中的莫厚实在自己穷途末路时,仍下意识地向素不相识但遭遇车祸的老邵伸出了援手。

不可否认,这个时代给这个时代本身留下了太多后遗症:我们在粮食蔬菜上滥用农药化肥,给身体健康留下后遗症;我们开始习惯用手机碎片信息替代经典阅读,给建立一个丰沛富饶的精神世界留下后遗症;我们甚至担心孩子们将来在社会上“吃亏”,过早地给他们灌输各种厚黑学和所谓的心灵鸡汤,给他们健全人格的培塑上留下后遗症……但是,他们也能看到,这个时代还有无数个写作的老邵们,他们即便遭受着各种各样后遗症的困扰,但他们仍然在生活的最末路、最低处,用自己的本色坚守发出了抗争的声音——这便是我要书写他们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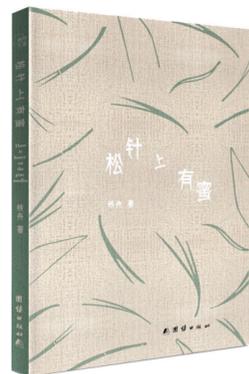
(熊湘鄂,湖北公安人。湖北省作协文学院第十二届签约作家,荆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秘书长,长江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。有中短篇小说多次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等转载。获第七届《芳草》文学艺术奖。)中篇小说《后遗症》发表于《福建文学》2021年第一期头条。

垄上诗评

寒夜闭门读好诗

——铁舟诗集《松针上有蜜》散评

磐石



《松针上有蜜》铁舟 著 出版社:团结出版社 出版时间:2020年12月

1989年到2020年,20岁到50岁,多珍贵的30年,又是多悠长的30年,他用文字整理打包捆扎,把这一路人生况味,把这一路春华秋实,生生地按进了这109首诗歌里,活活地挤进了这241个页码的诗集里。

——松针上有蜜。我喜欢这个书名,相比他的第一本诗集《供词》,书名少了一些对峙,多了一些松弛。另外,这五个字,多像一句暗号,像我们这一茬生长于庄稼之间的少年,彼此相认的昵称。

松针上有蜜,然后呢?秧苗上有露,山莽间有风,水面上有雾,田野间有鸟,山坡上有羊。这些图景已经幻化成意向,深植于我们的血脉里。“多年未见,我以为早忘了/可是一旦见面,我还是脱口而出/叫出他们的名字/黄荆、火棘、猫儿刺/而水边的蒹葭、打碗子/还是原来清瘦的样子”(《农家铺》)。乡愁既是关于故乡的怀念,也是关于年少的怀念。故乡是起点,也是灵魂皈依的归宿,即使“我只有三次,真正到达……其余九十三次,才刚刚翻过西家坡/还没望到铁门槛/正为找不到回去的路/烂镜头,就被上班的闹钟叫醒/我只在梦里走了/一大半路程”(《农家铺》)。每写故乡,他都会脱下形容、修饰和技巧,很自然的换上朴素真挚的表达,像游回水中的鱼。只是,面对故乡,出走后归来的我们都是惭愧的,“一个黑夜回家的人/是可疑的/一个黑夜带朋友回家的人/更是羞怯的”(《黑夜回家铺》)。

诗集是按年份顺叙的,读下来,可以看出一些岁月的端倪,比如《雨水将我们照亮》里明亮蓬勃的少年,比如《荆州城》里焦虑失意的壮年,比如《多么好》里宽厚温和的中年。30年的跨度,情绪或明或暗,情感有饱满或低回,只是诗歌的表达方式是一脉相承的,文字简练瘦削,叙述朴素克制。这也告诉我们,诗人多半是天生的,他19岁写的《鸟的影子打在土地上》和49岁写的《鹭鸟》没有有趣的高下之别,他20岁写的《树》和50岁写的《树叶黄时没有通知你》没有诗意的浓淡之分。

出走多年归来的情怀还是那个少年,只是一路行吟中,少了愤懑和质疑,多了和解与妥协。当寄居多年的异乡成为孩子的故乡,客舍似家,心有所依。原来的老家,像年轻时怀抱的理想,多年以后,我们没有实现也不准备去实现了。和他同龄,也有青春的心有千千结,化作了百炼钢化绕指柔。所以,对他2019年的一札诗颇多感慨。这一札诗,只是对生活本身的平铺直叙,却于琐碎中感觉安稳、平静,比如“在三义街145号,落帽台的刺板桌/被章梅梅砸出峨眉一样的果肉/以及李子和柠檬的香味”(《三义街145号》),他只是负责叙述这素年锦时,任你去体味其中的重重歧义。或许天命之年,那个逐渐褪去沙市色彩的外地口音的孩子,“她带我们坐红色的小火车/依次穿过……/十二个欧洲小镇”(《在溪流背背村》),这样的岁月静好是足以感恩的,所以,那个用《供词》抵抗俗世的他,也感念“我们此行/只为歌颂和赞美/没有半点敌意”(《把天空还给天空》)。

2020年春天一场疫情,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公务中、从社交中、从热闹的酒宴中、从迎来送往中、从日常的俗世众生中,被拉回来,被按进去,一个14天,再一个14天,还有一个14天……于是,大片的时间空下来,大块的空间静下来,我们“从来没有这样,爱惜过/家里的几株植物”(《隔离札记一》),我们感受“江津路上的红杏李都开遍了/玉兰也快到尾花期”(《隔离札记二》)的嘉负与歉意,看电影、喝茶、厨房里表演烹饪的魔术,生活中的细节被无限放大,我们感念的能力被无限放大,该有多久没有这样,专注、沉静、屏气凝神地面对自己了。疫情期间的几十天,他一口气写了10多首,仿佛过完了半辈子。而隔离札记中,诗人独有的怀疑、批判和控诉的气质回来了,文字中有讥讽、嘲弄和鄙夷,更多的是悲愤吧。忽然想起柏拉图说过的一段话: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,温和的批评会变得刺耳。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,沉默将会变得居心叵测。如果沉默也不被允许,赞扬不够卖力就是一种罪行。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,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。

其实,解读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徒劳。诗歌只是提供一种暗示,一道谜面。理解和探索不重要,重要的是阅读本身那种神秘感和战栗感。“山河破碎/接受你的命题/我就交出了我/手里一半的城池/另一半/我用来自抗/你的妖魔”(《沦陷》)。

寒夜、闭门、读诗,多么具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,况且是一本书,不是手机、不是电脑,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,是捧在手上有分量量的书,是散发纸张香味的书,是翻动时可以发出沙沙声响的书,是一行一行竖排着、有大片留白的、一颗颗铅字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书。

诗三百,思无邪

陕声祥

孔子说,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思无邪。重读诗经,觉得这平和质朴的句法,给予的肯定多么难得!那是对人的肯定,闪烁着人性的光辉。

开篇《关雎》,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如同天籁一般,堪称一曲万古长青,历久弥新的人类恋歌。在河洲上,雌雄鸟雀飞腾,一声声唱和呼应。如同自然界里的鸟儿,呼朋引伴一样,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这是顺应天道,顺应人性,最“无邪”的事情。可是,历史上,有多少朝多少代不承认这样的事情,甚至把它当作邪恶的东西。透过历史的风尘,我们看到《诗经》的伟大。

《召南·野有死麋》一诗,“野有死麋,白茅包之。有女怀春,吉士诱之。林有朴樕,野有死鹿。白茅纯束,有女如玉。舒而脱脱兮,无感我悦兮,无使龙也吠。”麋是獐子,猎人的猎物。有女怀春,年轻的猎人用柔软洁白的茅草包着野味去讨好她。女子答应他的要求,一面叮嘱他来时要悄悄地,不要触动她的佩巾,免得发出声音,不要惊动那条多毛狗。吉士用心、用情,志在必得;女子小心谨慎而又热烈呼应。真是,在对的时间,用对的方式,找对了人。简短的50多个字,让我们如闻其声,如见其状。由衷地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《邶风·将仲子》“将仲子兮,无逾我里,无折我树杞。岂敢爱之,畏我父母。仲可怀也,父母之言,亦可畏也。”这个故事有些矛盾曲折。仲子,相当于“二阿哥”。“里”,是外墙。全诗是女主人公对二阿哥倾诉的话,叮嘱的话。恳求仲子不要跳墙来幽会,她怕她的父母责骂。尽管畏惧父母之言,第三句还是强调“仲可怀也”,可见,二阿哥仍是她念念不忘的心上人。一边是父母(第二、三章中还有兄长和邻居),一边是仲子,两股力量在女主人公内心激烈斗争着。“无逾我里,无折我树杞”,两个“无”,值得玩味。拒绝中似乎又包含默许。不要跳墙(就是跳墙)也不要伤害后园里的树木,被父母发现,可不得了。女主人公内心的千回百转,得到生动再现。

诗经中还有很多讽刺诗,如写夏姬的诗,写卫宣公的诗,对于统治阶级纵情声色,耽于享受,给予无情的嘲讽。卫宣公,为儿子娶妇于齐,听说齐女很美,便在从齐到卫的黄河边上筑新台,把齐女拦截下来,占为己有。《邶风·新台》讽刺其事。“新台有泚,河水弥弥。燕婉之求,蘼蘼不鲜。新台有酒,河水浼浼。燕婉之求,蘼蘼不鲜。鱼网之设,鸿则离之。燕婉之求,得此戚施。”新台明美,河水弥漫,新娘盼望的是美少年,结果遇到一个老不死的癞蛤蟆。蓬蓬,戚施,指的是癞蛤蟆。以此比之,从品质上对卫宣公之流予以极其尖锐的讽刺。

当然,统治阶级中也有为人称颂的才德卓著的杰出人物。如叙述古公亶父创业经历的《大雅·绵》。古公亶父是文王的祖父。“古公亶父,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,至于岐下。”因为北方异族侵袭,古公亶父率众迁徙,来到岐山脚下。他用“以土地换和平”的智慧,在周原白手起家,艰苦创业,奠定周室根基。诗篇描述了古公亶父择地筑屋,开荒种地,开辟道路,建造宗庙的艰辛历程,用“绵绵瓜瓞”深情发端。大瓜生小瓜,成长后又绵绵而生小瓜。此为“绵绵瓜瓞”。民间有把家族里的老人比喻为“老莠”,把后代儿孙比喻为发的枝,牵的藤。这与“绵绵瓜瓞”说法,同归一类。不妨说,《大雅·绵》开启了一个民族瓜瓞绵绵,生生不息的语境模式。

从民间小调到庙堂雅歌,诗经内容丰富,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。那里面有活泼泼的人性。他们相爱敬,活得清澈透明。诚如先贤所言,“盖言诗三百篇,无论孝子、忠臣、怨男、恚女,皆出于至情流露,直写衷曲,毫无伪托虚徐之意。”千载之下诵读诗经,仍然不愧为之感动。

高原之巅的脱贫壮举

——读陈新《云上光辉》

任蓉华

其长篇报告文学《云上光辉》里,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、一件件真真切切的事,全面、客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无数个日日夜夜,奋战在高原之巅的扶贫干部们呕心沥血,用福田般的美德,修行般的虔诚,阳光般的圣洁,春风般的和煦,润物无声地传递着国家的伟大、政府的关怀和时代的幸福。

书中讲述了扶贫干部周伟与朗嘎一家的结对帮扶。“石头垒砌的四面墙有两面出现了局部坍塌,破败得像内地被废弃的老宅。院坝里到处都是不堪入目的牛粪,一个领口油腻得看不见颜色、头发打结、满脸皱纹的老人正仰躺着晒太阳。”这是周伟第一次走进朗嘎家时看到的场景。朗嘎是残疾人,两亩多土地要养活老小5口人,多亏了低保才不至于断炊。为此,周伟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帮助他们,在精准扶贫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,甚至因此而导致了自已婚姻破裂。欣慰的是,短短两年时间,朗嘎一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从赤贫到小康,用朗嘎的话来说:“真是做梦也没想到!做梦也会醒来!”

扶贫干部白伟伟与贫困户的故事同样令人感动。山南地区的格桑村雪花像刀子一样被风裹挟着,硬硬地砸在人的脸上,如玻璃碴子扎人般疼。洛桑卓玛母女三人却衣衫破旧单薄,她们所谓的家四壁透风。白

伟伟发现虽然贫穷,洛桑卓玛家里却打扫得很干净,便利用周末四处求人,在一所学校为她们找了一份保洁工作。田埂上、水坊、村民家……到处都能见到白伟伟的身影,他甚至不顾高原反应的危险,挽起袖就给病重的贫困藏民输血。后来当年仅岁的白伟伟牺牲的消息传来时,洛桑卓玛痛欲绝,“你对于我们家这么好,我要让我小儿将你的故事写成文章,记进心里。”

而像周伟、白伟伟这样的扶贫干部,深入西藏一线驻村17万人次,他们的身影近百姓的心灵,风刀霜剑无情割裂粗糙的肌理,是高寒缺氧摧毁不垮的铮铮铁骨。犹如一颗颗种子,萌芽拔节、开枝散叶,光四方。要成就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,何流血流汗那么简单?据不完全统计,在近来西藏扶贫事业中,先后有23位参与扶贫的干部职工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。他们有的倒在工地上,有的倒在了工地,有倒在办公室……就这样,贫困被一步步移除了西藏。

高原再高,也高不过人;脱贫再难,也不倒志。由西藏的脱贫攻坚故事可知,正每一个贫困户转变的积累成流,才成就了国精准扶贫的伟力篇章;正是每一个扶贫干部的无悔付出,才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争。历史会记住那些赋予人间温暖、完成类壮举的人们,永远。

文学的灵魂与底气

——读张中信散文集《城市的乡音》

曹福章

简单、形象而又接地气的话语,就把三爷的无奈,跃然呈现于纸上。“三爷一边挪动脚步,一边把手机紧贴耳朵,生怕不小心便打断电话里的焦急。”他知道,今年的收入大打折扣,回家过年已成为泡影。对着电话那头的女老婆,他只好板起面孔道出实情:“今年过年不回来了,往返要花好几百元路费。”电话挂了,三爷显得非常颓丧。又是一个春节,三爷其实很盼望过年,能够回家与千里之外的老婆亲人团聚,然而现实是残酷的,回家过年从有气无力,到最后颓丧,希望再一次破灭了!作者的叙述生动形象,耐人寻味,好不令人心酸!

“摆地摊的女人。在灰尘纷扬中精神抖擞地吆喝:‘馄饨,馄饨!’‘香烟,卖香烟’,透过各色口音女人的叫卖,让这些城市的黄昏有了暖暖的人情味。”寥寥几笔,就把一座城市黄昏里的摆摊女,勾画出来。正是有了这些摆摊女的叫卖声,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暖暖的人情味。“烟圈缕缕丝丝,恰似乡村炊烟,与尘土飞扬包围着烟霞狰狞的夜市。摆地摊的女人们,兴奋地关注着吆五喝六的安全帽或砖瓦刀,真希望口吐烟圈的安全帽们一直在夜市上闹腾下去。”正是有了这些摆摊女,便多了那些吆五喝六的安全帽和砖瓦刀,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安全帽与砖瓦刀,摆摊女才多了一份希望。作者没有一个深奥的词语,用安全帽与砖瓦刀,来比喻城市里的乡下人,更为亲切,精辟,形象,活力四射。

“地转动着,一个劲的喘着粗气。以自己的方式,寻觅城市的希望。靠自己的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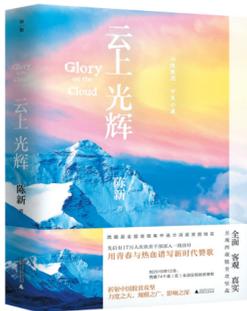
手,填饱一家人的肚皮。一脸苦瓜的收荒匠,在城市人的蔑视和轻慢中,用铁钩刨我希冀。”(摘自《收荒匠的叹息》)看似简单的文字,却让人物显得非常有个性化,活灵活现的把收荒匠呈现到读者面前。这和作者平时细致入微的观察,是分不开的。

看到城市大街小巷里的花,它们开花,扎痛自己的灵魂:想到了千里之外的乡下的兄弟姐妹,想到了乡下这个时候,也许正是花开的时节,而你却因为忙碌,错过了观花赏景。面对茁壮成长的楼房,面对日夜膨胀的城市,面对乡下人在城市里的无奈、酸楚,作者也只能从心底里发出呐喊:《城市的乡音》关注着弱势群体,关注着乡村,也关注着城市,释放出作者心灵深处的真善美,嫁接了文学的灵魂。文学的灵魂里有人间烟火,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味道,有生活里的痛苦与无奈。

其实,一位真正的作家,往往会外修文字,内修人性与人品。真正的作家,必须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,他离不开泥土的芳香,也离不开烟火气的熏沐。让五谷杂粮的灵魂高于生活,要有阳光一样的本质、责任感、正义感与折射一样的本质。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人,接地气的人。

《城市的乡音》每一篇都是作者的一种心声,一种发至灵魂深处的呐喊与追问!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,只有坚持内心的操守与本质,只有不断从生活中攫取素材,才能写出更加生动的作品,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要求与表达。

新书推荐



《云上光辉》陈新 著 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:2020年9月

2019年底,西藏62.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,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一个奇迹!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,西藏生存环境恶劣、基础设施薄弱、经济发展滞后,是全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。西藏实现全部脱贫,究竟是如何做到的?作家陈新带着敬意与好奇,穿行于山峰草地戈壁之间,深入山南、林芝、达孜等地的村寨藏民家中,在

读书心得

张中信的散文集《城市的乡音》,其中的每一篇,都是对日常打工族艰辛的生活素描和深刻思考,非常接地气,值得反复咀嚼与回味。

“你是修地铁的人,却不一定是坐地铁的人;我是坐地铁的人,却绝对不是修地铁的人。”一群修地铁的兄弟。(摘自《修地铁的兄弟》)诗一般的语言,道出修地铁与坐地铁,两种人的截然不同。“今天是个好日子,因为你的脸上充满红晕。365个日日夜夜,你终于可以昂首挺胸爬出阴暗的工地。”简简单单几个字,就把修地铁的兄弟,地铁竣工,重新面对天日的场景,展现到我们面前。作者除称呼那些修地铁的人为兄弟外,也把那些从农村进城修地铁的人,比喻成候鸟。“一群一群不知名的候鸟飞进飞出,让城市的血管在张弛间呻吟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飞进飞出的候鸟,城市才变得日新月异,繁荣昌盛。”从而写出了修地铁兄弟们的艰辛。“夜已经很深了。华灯可以点燃街道,却无法点燃你们的希望。置身钢筋水泥的丛林世界,面对灯红酒绿的沼泽包围,你们的渴望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吗?”夜幕降临,华灯点燃,却无法点燃修地铁兄弟们的希望,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。不知不觉中担心修地铁兄弟的希望与命运来,读罢不禁潸然泪下!

“腊月已经快收尾了,这座城市的男人或女人行色匆匆,大包小包地采购着新年的喜庆。三爷却一脸无奈地对着电话里的老婆,有气无力地唠叨着家长里短的事情。”(摘自《三爷的年味》)没有晦涩难懂的话语,